

DANGDI
YINMAI

庞然
李廷华
编

荡涤

阴霾

——
信访报告文学选

人民日报出版社

(京)新登字103号

责任编辑：吴 晔

封面设计：罗雪村

DM62/33

16

荡 涤 阴 霾

——信访报告文学选

庞 然 李廷华 编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联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5.25 字数11.1千字

1991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2000 定价2.40元

ISBN 7-80002-208-0/I·86

目 录

局长曾是上访人·····	李廷华(1)
“公仆”精神永存·····	朱宪锋 王瑞堂(14)
拂去历史的积尘·····	元 君(28)
魏明生事件曝光记·····	李廷华(36)
未被遗忘的人们·····	郭大地(46)
“乌库希”飞出了黑夜·····	郝 行(52)
普通女工·····	李廷华(59)
三十六载谁之罪·····	卢正林 东方浩(72)
金钱的奴隶·····	施正飞(88)
罪与罚·····	华 岗(95)
这里不是伊甸园·····	刘熙 列洲(102)
“事实婚姻”的悲剧·····	刘江昌(112)
上访万花筒·····	邹爱国(121)
信访工作现状及思考·····	华 伟(137)

局长曾是上访人

李廷华

风雪“昆仑”

一九六二年，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是全市最高建筑，老远就可以看见那楼顶上的彩灯，而四外便有些野茫天苍之慨了。这夜风雪大作，路静人稀之际，卢秉坤蹀躞于高耸的层楼之下，更不免显出萧瑟凄清之态。他好几次向那守门人硬挤出一副笑态：“才两年时间，你们就不认得我了？我就是地质局宣传部那个卢秉坤卢科长呀，我写的那部电影《永恒的友谊》在这里上映的时候，你们不都说是和我熟得很吗？”

不知道。忘了。或是风雪弥眼，看不清这苦人儿并不饱满的笑脸。他依旧蹀躞，蹀脚，哈气。那时候他在这里是直进直出的常客。那时候他二十大几岁，已是小小老革命，他写的剧本已经搬上银幕。他爱玩，爱热闹，他和这宾馆里的很多姑娘们跳过舞。他和苏联女专家也跳过舞。他们地质部门一个大队就管上万人，他这科级干部气派得可以。可是现在他休想入这“昆仑”之阶，他是一个戴罪之人。两年前，他已经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了。他被发配到一个农场去改造了一年多，官气荡然无存，连试图巴结守门人的笑

容都显得僵硬了。

如果那个他曾经并不陌生的身影不是在将近午夜之时从宾馆中的一间会议室里出来，他可能会在这里等一夜，他可能会冻僵在这里！

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出来了，卢秉坤近乎踉跄地趋前而去。工作人员没有拦住，恩茂同志却已敏捷地弄清了他的来意，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请他到宾馆门前的传达室里一谈。

好温煦好旺炽的一炉煤火，还有书记亲手斟来的一杯滚烫而又清芬的酹茶。在亲近的然而又是威严的长者面前想尽情倾泄而又欲语凝噎的那种感情叫委屈，委屈能使最倔强的须眉男儿热泪沾襟……。

卢秉坤的经历多有令人企羡之处。一九四七年，他才十四岁，便入了共产党，共和国诞生之日，他还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已经是陕甘宁边区开进大城市的一个胜利者。以后的岁月多在踌躇满志之中，何况他还有那部使很多老革命也啧啧艳羡的电影剧本。事业，前程如锦绣般烂漫；生命、欢乐，在每一分钟激荡。古人说少年心事可拿云，他少年时已经翻过“天”，还有什么事不能干，还有什么话不能讲？

有谁能想到，他会从云端一个跟斗折了下来。在他工作过的单位里，有一个很刻苦很负责很受同志们欢迎的女工程师，因为英语学得太好了，因为她的聪颖敏慧曾使教她的美国老师一定要收她作干女儿，不论这结果实际上在开发新疆时为中国人带来了多少利益。这女工程师还是被打成了右派，理由是她随时可能叛国投敌。卢秉坤只是一如既往颇乡土化地表态说：“屎！”于是不论他多方表白他怎样扛过红缨枪，他还是进了反省班改造队，被削了官职，甚至要开除党

籍……

时代赋予卢秉坤的并不是当时就要和“右派”风雨同舟肝脑涂地，或者预言中国不怎样就会怎样，他只是想解释，

“尿”这东西只是一种语音，是我们关中人说不出来什么内容的口头语。他哪里敢企望第一书记亲手递来的热茶和这通红通红的炉火，他更不曾想到第一书记会毫不含糊地说：“我很快会给你一个答复。”

他终于没有冻僵在风雪昆仑，也没有冻僵在那些年的政治风暴里。这是他的幸运。“可是幸运也得自己去寻找。”他依旧很自信。尽管若干年后他的《永恒的友谊》使他在“文化革命”中有幸与赫鲁晓夫联袂挨斗，尽管这些年他世路艰难，但他还是那个乐呵呵敢于用关中土话表明喜怒哀乐的卢秉坤。

他 可 有？

光阴荏苒到了一九八四年，陕西省在全国第一个设立省委、省人大、省政府三家合一的信访局。以前确实出过这样悲凄的笑话：一个伤残上访者被一家机关推往另一家机关，半天之内被三轮车拉着跑了几个来回，三轮车夫最后索性不扶那上访者下车了，说：“节省点时间，再多跑几圈吧！”陕西省委领导在考虑“三合一”信访局长时，想到了卢秉坤。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很多机关是既有办实事的权力又有推卸责任的理由，而这样一个颇具权威性的信访局不仅可以免除使人悲凄而可笑的扯皮，还可能成为端正党风政纪，体察了解民情，解决群众疾苦，提供社会信息，维护安定团结，促

进各方工作的饶有效率的“不管部”。这个部门的领导要懂政策，有能力，要符合领导干部的种种要求，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懂得人民群众的切身疾苦，不能是一个正襟危坐，一说三哼，令小民百姓望而生畏的“官儿”。这“官儿”最好还倒过点霉，尝过在衙门外上访求告的滋味。当然，还得有倒头便熟睡，工作起来能应付车轮大战的本事；万一有群众找到家里非要你说个子丑寅卯呢？万一哪位领导要你半夜三更去解决一个棘手问题呢？难怪曾经有人说：“谁不怕得癌症就去信访局。”

卢秉坤相信自己不会得癌症，他欣然应命。

当年那个几乎冻僵在风雪昆仑的人，如今他要来面对那些满含期冀的面容了，他可有通红的火，滚烫的茶？

无产阶级难道……

省信访局那个办公地点的风水可能不太好。十年动乱时这里是“文革”接待站，一天到晚嚷嚷吵吵，静坐绝食的，抬棺游行的，悲剧闹剧都在这儿演出过。谁知道这信访局和当年的接待站有什么两样？

这位上访者一说起自家经历，别人就想笑，可是他自己想哭，但又哭不出来，他还得陪着别人干笑。他叫沈兰斌，五十多岁了，在钟楼邮局前摆个写信摊子谋生。二十多年前他是咸阳某单位的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有一年冬天，他半夜起床解手，寒风刮得他直打冷颤，他便就近尿在集体宿舍走廊里的火炉炉膛中。这充其量不过是个恶作剧，放在别人身上也还罢了，偏偏沈兰斌又是个思维活跃性格外向的

人，平时也不免臧否人事之处。于是，因那恶作剧便将他提往监里去，以“新生的资产阶级”，“破坏分子”罪名判了刑，发配青海。青春、事业一旦抛，归来已是白髯飘。他找过很多地方，都认为他咎由自取，有人虽然觉得他冤枉，却又不愿为此案费力：这事情有些提不上串儿。平反冤假错案也得捡那有政治影响的干。你这沈兰斌究竟是属于哪一门子？

沈兰斌五十多岁了还是孤身一人，没有家，没有工作。帮别人写一封家信收个一角两角，有一次居然被人骗了一笔。漫漫人海，沈兰斌归宿何处？这案子辗转到了卢秉坤手中，几十页申诉材料阅罢之后，他双手一摊，睁大眼睛询问左右：“无产阶级难道不尿频？”可惜当年办此案者不在跟前。他们呈报上来的材料却是言之凿凿：“维持原结论不予平反。”这种案子不平反，就肯定还有该平反的没平反，这就不是沈兰斌一人之事了。卢秉坤带了两位干部到咸阳，了解查实，沈兰斌身被缱绻主要就是因为那一泡尿。为了教育一大片，卢秉坤将这案卷送上了主管副省长的案牍。明白人所见略同。副省长批示：“此案应立即彻底平反。”沈兰斌不必再在钟楼下摆写字摊子，也不必再与人说这啼笑皆非之事。五十大几，他终于娶了一位妻子，他得赶紧去过几天人的生活。又是几年过去了，卢秉坤向人谈起这事，他的神情有点诧异，有点调侃又十分认真：“无产阶级难道……？”听的人发笑，笑得心里发沉，然后大家都默然无语。

他喜欢包文正

在“拨乱反正”那些年里，人们诅咒过去岁月中的荒

唐，憧憬民主、法制，期望海晏河清。沈兰斌式的悲剧可能已成为民族历史上的一段凄绝的调笑。然而卢秉坤们并没有从此清静起来，新时期有新时期的麻烦。这不麻烦来了：商洛地区有一个年轻妇女叫王兰，因为民事纠纷和某个机关工作人员发生争执，那公务员还不习惯和一个老百姓平等地说话，他更无法容忍一个连秦岭山都没出过的女人和自己争短论长。气恼使得他胳膊上凝聚起非凡的气力，只一掌，推得王兰仰面倒地，并且从此卧床不起，延医请药，经年累月。年轻妇女悲愤难抑几欲轻生，最后是走州上府，一副担架将她抬到了省信访局大门口。像这样的上访者卢秉坤总得见一见。但是要处理这问题也决非易事。没有现场摄影，没有旁证材料，时日久远，各执一词，看你卢局长怎么办？怎么办，先送医院，用信访局的经费为这妇女装置一套护腰器，让她能直起腰来。我不相信一个农村妇女会为了躺在担架上，来逛省城而诬陷她的父母官。不信！我们派个调查组去弄个水落石出。调查组果然去了，调查的结果一个小老百姓被推一掌踢一脚在那地方不算什么新闻，只是不像王兰这样娇嫩一跤就跌断了腰，也不像王兰这样倔强，敢把官司打到省上。王兰是幸运的，在省信访局，甚而还有省里领导的关心下，她治好了病，在商洛城里开的那个裁缝铺，也更加红火。卢秉坤很觉着欣慰。在他担任局长以来这些年里，全局上下，心劲很是统一，大抓结案率，大抓回访，大抓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苗头，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信访部门，尽量减轻省里领导和上级机关的压力。省信访局的工作得到省委、人大和政府的有力支持。省信访局不再是个传传转转挡挡拦拦的地方。还是当年“文革”接待站那座小楼，成了

上访者希望所在，各级“衙门”不得轻视的地方。很多曾经上访和准备上访的人知道，就在那小楼上有一间办公室里坐着一位卢局长，如果你的问题引起重视，他会一个电话叫你上楼来谈。他有时会在下班吃饭时被谁拦住，他有时会实话实说：“我肚子饿了。”那么咱们改日再见，但是你放心他不会对你摆官架子。

他不像八百年前的包文正那样严肃，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确实崇拜包文正。他善良而真诚地以为：咱们的大小干部们都像包文正，社会便能停息争讼弊绝风清，便能一日千里突飞猛进。虽然因为那部《永恒的友谊》使他的大名进入了《新中国文学大事记》那本历史性著作，可是他至今无法学会发表过三篇豆腐干的现代作家们的高深和精辟。他不讳言他喜欢包公，他也不讳言自己曾经几乎在昆仑宾馆门外冻成雪人的狼狈劲。一个地师级干部倘若要具备一点“官体”，那种狼狈场面还是少回忆少与人道为好。已经死了大几百年的包公也还是少崇拜为好。可是他似乎不懂。他诙谐中有憨厚，通达中有固执，世故中有天真。

良 心 啊！

世界上的事情并非都像包文正所判处的那些案件似的泾清渭浊，或恶或善，或忠或奸。现实生活满不是那么回事，现代生活满不是那么回事。尽管卢秉坤有时也自信在这信访战线已驾轻就熟，可是这回这事逼得他不能不随身携带几本书。一九八七年三伏酷暑，他不得不颠簸在黄尘滚滚的毛乌素沙漠的边缘地带。

这次这事件弄得榆林地、县的父母官们都有些棘手。某国营农场担负着治沙造田的任务，这在榆林是头等大事。农场和邻近某生产队因一块土地的归属长期存在争端。这种争端在过去一二十年里都不温不火地存在着，到一九八七年夏季却骤然间变得白热化。农场实行承包，生产队也分田到户，联产承包。那片多年来似乎可有可无的土地突然珍贵起来。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榆林地区经过多年斗沙治沙，“不毛之地”在逐渐缩小。村民们固执地认为那块土地是他们先人的遗产，前些年吃大锅饭，不必为土地确定祖先。而今，土地和他们的身家前途如此密不可分，于是，他们发起了一场比文学界认真得多猛烈得多的“寻根”运动。在生产队长的率领下，他们持锹扬镐，开进多年来被国营农场经营着的土地里安营扎寨。农场职工中也多是血性男儿，一时间剑拔弩张。不远处的地平线上还残留着前清时代村落械斗时所筑的寨子。旷野黄沙，鹰鹫啄过多少鲜血淋漓的尸骸，那时候，一场厮杀的起因，可能是为了一峰骆驼，一块界碑，或是一只鸡。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吗？当地政法部门紧急处置，逮捕了生产队长等四名村干部，原以为如此会风波平息。谁知那生产队长的出头起事，原非为一家之利，他在村里是个一呼百诺的小小领袖，为大伙儿吃了官司，大伙儿岂能缩头缩脑？呼啦啦一下子，数十村民背着干粮褡裢找“上边”去了。

卢秉坤率领的省、地、县联合调查组跋涉在沙漠边缘，走访村民，走访职工，召开大大小小的座谈会，查土地契约卷宗。事实的结论是无法满足过于热爱土地的村民们的，从有据可查的材料证明：这片土地应属农场，如果要无限制地

追溯历史，那样引起的麻烦恐怕会不亚于重新划定一条两国之间的边界线。事情就这样处理了。但是，卢秉坤和工作组提议政法部门放掉所捕人员。逮捕他们的理由是“抢劫”罪。什么是抢劫罪？卢秉坤学习了一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思索了一个月。“抢劫，就是土匪吆！”那生产队长是土匪吗？我们应该教育人民，但是首先我们要拿出完备的法律。我们应该让人民有适应新生活的心理准备和行为规范。

四位村干部被释放了，于是舆论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偏移：既然放人，就是错捕，决定捕人的领导该承担什么责任？这些同志一时间又成了众矢之的。卢秉坤亲自和那位才卸下手铐的生产队长的妻子谈话。那农村妇女说：“不能处分他们，这些年，治沙造田是他们带着我们干的，眼看咱榆林地方有个眉眼了，为这事处分他们，再没人带着咱们干了。咱老百姓苦。”

“良心啊！”卢秉坤当时不能自己，事后多日还不能自己。农民，农民，他们有时糊涂，有时过激，但是，他们最不肯乘人之危，他们最讲道理。我们每个为官执政的，在他们面前，要讲点良心。良心这东西，说起来很轻易，但它又十分沉重；良心是包含着苦涩的激情，它能够冲激得你咽喉哽噎，使你渴望付出，乐于奉献。良心不一定等于深谋远虑雄才大略，但倘若一个人真正有了谋虑才略且有了官职而缺少的是良心，他治下的芸芸众生会怎么样？卢秉坤作为省级机关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亲眼见到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平时不乏慷慨之词的干部，一次接待一个抱着幼儿上访的农村妇女，到开饭时了，那妇女求告说：“大哥，我这娃饿得哭，你能不能先给个馍吃？”那干部恐怕也是囊中羞涩或是心绪不佳

或是见得多了他没这份义务，但是他食欲很好，面对啼饥幼儿他大啖如斯。恰好这时卢秉坤经过这里，他伸手从那干部碗里抓了一个馍给那妇女。“无非就是二两粮，并没有说要割你的肉！”卢秉坤你太过分了，你这是在省委大院门口，你这做法太不像个大局长，那农村妇女并不认识你，而那干部是你的下级，将来还可能成为同僚成为上司，你入党已经四十年你五十大几了你已经是举举足轻重的人，难道你还以为你就是当年那个快要冻僵的上访人，你眼前难道还有那通红的火你还想喝那杯滚烫的茶？

不圆满的结尾

我们写文章的人或是出于责任感或是出于功利心有意无意之间使笔下的人物膨胀壮阔起来，他们成了名人或是加官晋级我们未必能沾光但是他们因此而再也无法睡个安稳觉也不关我们的事。有些为官的千方百计想捞顶清官帽子过过瘾，他们却怕有了这顶帽子就被人缠个无休无止。社会上确实有人无事生非小事大闹而且他们特别喜欢找“清官”们去闹。我们中华民族给这种人留下过一副药方百应不爽地叫作“君子可欺以其方。”

卢秉坤那回被纠缠责任不在我，那时我还根本不认识他。西安市属某县有个卖老鼠药的据说发了点财，可是他不知怎么搞的丢掉了六百元。他怀疑是同居一院的嫂子做祟，于是一封状纸告到公安局。公安局经过调查向他说明：“不能拘留你的嫂子，没有证据能说明是她偷了你的钱。”可是这位对公安局绝对信任且期望过高，他认为只要是公民报案就应

该水落石出，否则便是通同作弊其中有鬼。公安局于是不再理睬他。他打听到还有一个什么事情都管的信访局，于是他缠上了卢秉坤。卢秉坤脾气是好，为这桩事情还接待了他，但是不能为了证实自己是“清官”便无中生有，这位的案子只能不了了之。当然他有理由博得大家的同情。可是这位不知是火气冲霄汉还是发昏第十二，他趁月黑风高之夜把县公安局的牌子从县上扛到省里。他的理由大概是公安局既然破不了案就应当关门。他以为他这做法会得到信访局卢局长的支持，既然是为民作主咱们就应该……哈哈！可是卢局长这回却翻了脸。尽管这位曾恭维他是个大清官，他说哪怕是包文正再世也容不得如此胡闹。你既然要找政府你就应该尊重政府。像你这种人不给点颜色看看真正蒙冤受屈的人就会无人过问活该倒霉。这位胡闹过头的公民终因妨碍公务受到治安处罚。这件事不管在卢秉坤的慈眉善目之间涂抹了一点严肃的“官”气，或许还能够使来找他的人对自己和对他都实事求是。

这篇文章就要结束了，卢秉坤所为不过云云，我亦无心腾挪闪展把好戏留在后面，使本文和卢秉坤的形象都出现一处“亮点”或“高潮”。以上事例卢秉坤在与我交谈时颇不经意。只有一次，他把我带到了信访局一楼那间接待室里，一个面色憔悴头发散乱的农村妇女裹着棉被躺在连椅上被抬进来了。连椅很沉重，仓促间我也不得不搭帮一把，我不知卢秉坤在导演什么好戏，其实我对那种急欲宣扬德政的采访对象从来都抱有警惕。

“这就是那个王兰。”卢秉坤说。

这就是那个王兰吗？那个曾被一位小公务员一掌推倒断

了腰椎坐着担架上访的王兰，那个省委领导亲自批示你卢局长直接处理治好了病开着裁缝铺生意兴隆小日子过得满红火的王兰吗？

是的，就是她。商洛王兰。当年为了解决她的问题，从信访局到省委领导都牵肠挂肚，查证外调座谈走访延医请药看地方盖房子终于使她安居乐业无怨无忧。王兰你怎么成了这样？你难道还会去惹事难道别人还会惹你的事？你睡在连椅上直不起腰怎么和当年躺在担架里一模一样？岁月过去了好几年这难道是幻觉是恶梦还是生活在捉弄我们大家？

见卢局长不停向我介绍情况，王兰以为我比卢局长官还大，于是她一个劲儿地对我说。我什么也听不进去我只记住了她又被人推了一掌她的腰又摔坏了。

卢局长在旁边默然不语我却忍不住要捶胸顿足，我不想说别人，我只想这王兰：你活得容易吗！别人活得容易吗！你应该像挑了两笼鸡蛋从绥德赶往米脂别人敢碰你你不敢碰别人！你有什么事不能出你偏偏要出和上次一模一样的事。你的兄弟犯了案子他该坐牢该判刑即是搞错了有国家给他平反，你却哪来这大胆子跑去询问什么理由！

王兰被抬走了，我和卢秉坤在他的办公室里隔案而坐。刚才在心里独自责备了王兰，现在我得反问自己：王兰在上访生涯中走州过府见了世面，即或她真是缺了一点平和多了一些强项又有何大逆不道？短短几年之间，“法律”这个概念已经使那些祖祖辈辈逆来顺受的平头百姓敢于据理争辩持讼公堂。这无疑给我们还来不及立即改变的公务员队伍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

卢秉坤没有隐瞒为这问题产生的沮丧感。他自己让我看

了这一幕后便沉默不言。他以前崇拜过的包文正经手的那些案件都有一个令人鼓掌令人感奋的圆满结局。卢秉坤让我看到的却是一个使人困惑令人思索的大大的不圆满。包公确实是很办了些什么痛快淋漓的案子，使我们这些在台下引颈掂足的现代人产生强烈的快感和憧憬，但是我敢肯定包公如果办一千件案子至少有一大半不圆满。因为包公并没有改变他那个时代，而是那个时代的恶浊最终吞噬了包公。他惩治过的赃官污吏在他身后的千百年里丝毫也没有收敛。如果我想和卢秉坤合谋制造一个现世的包公，我们把他办得还算圆满的那些案子公诸于世便目的达到，而且可以保证卢秉坤办案的成功率和可信程度均超过包公，这不是他的特殊光荣，今天社会发展民智开启的程度毕竟和国家公务员的廉明度成正比。但是卢秉坤领我会见王兰使我和他达成一个默契：用他经手的一桩不圆满的案子作为本文结尾。可能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卢秉坤认为：包公是个戏剧化的偶像，而他面对的是真正的现实。

“公仆”精神永存

朱宪锋 王瑞堂

共产党员，陕西省山阳县信访局局长韦克金同志以身殉职了！

他，走得那么急，连家里的亲人也没有来得及看上一眼，就那样匆忙地离去了！！

悲痛欲绝，哀声阵阵。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午，簇拥在县工人俱乐部的干部职工、师生、群众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默默地哀悼韦克金同志……

泪水和哀乐交织在一起。人们沉浸在哀思中，数十名围着韦克金同志遗体的陌生人，一声声撕心裂肝的哭诉，叩击着人们的心扉：“韦局长呀，你不能走、不能走呀，我们山里人离不开你这样的好干部……”

牢记“宗旨”的好党员

“共产党员就是群众的服务员。”韦克金同志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

那是一九五八年的隆冬，一场大雪把山阳县松坪乡的沟沟岔岔封得严严实实。韦克金看到大雪封山，群众吃饭缺盐、